

當揮手不是告別

◆ 撰文 / 何日生

那是一個颱風來臨的日子，天空厚厚的雲層快速的飄拂過低低的天際，熱風，斜雨，讓稀疏的路人嘴裡嘟囔著這惱人的突來勁風。一把雨傘，用盡全部的力量，奮力的抵抗時速五十里的疾風，彎著像弓一樣的骨架，終於再也擋不住那無情的、被支解的宿命。

在乍雨還停的午後，一群群慈濟志工陸續來到慈濟大學的大捨堂，他們要迎接一位慈濟人回來。他叫明河。「明河回來了！」大家見面時都這麼說。

明河罹患肺線癌已經一年多，一年多來接受過許多的化療，都未見好轉。在宗教處的歲月，明河負責慈誠及委員的組織架構及運作，這是非常重要及艱難的工作，但明河總是看來那麼駕輕就熟。任何棘手或困難的事對他來說，都輕如鵝毛，他始終保持那一份從容自在。所以上人常說他是老修行，雖然他不過只有三十七歲。宗教處的同仁叫他「阿伯」。這是對長者的尊稱，明河在大家眼中就是一個長者的樣子。

在病榻的歲月裡，明河一直抱著盼望，盼望好起來，趕快回到工作崗位，繼續建構上人期待的四合一的志工組織，繼續做慈濟。

或許治療的進程未必符合他樂觀的期待，明河的心能否像以往一樣，輕如鵝毛般的看待生命可能即將邁向盡頭的事實？

在平靜的鏡框底下，他是否透露出眷戀著他曾經歷的這個深具價值的人世間？

問問自己，我們是否能真正自在的看待生死？在慈濟學習佛陀的教義及智慧，當面對無常造訪，我們是否能真正無所懼？無所執著？

什麼時候走，都是好時候！

不管一個人的生命曾經多麼璀璨，多麼輝煌，當日子到來，每一個人最終都必須孤獨的面對生命的盡頭。在那一刻來臨之際，我們的心是否已經預備面對這巨大的未知。

泰戈爾的一首詩是這樣寫的：

我知道那一天將會到來，
當塵世從我眼中消失，生命將悄悄的告別，在我眼前拉下厚厚的帷幕。
但是星星將在夜晚守望，朝日仍究升起，
時間像海浪的起伏掀起歡樂也掀起痛苦。
當我想到那最後的一刻，時間的隔欄就破裂了，
我憑藉著死亡之光，
看到了這世界的一切以及它所廢棄的珍寶……
只讓我真實的把握那些我曾經忽略及摒棄的一切。

我們不知道泰戈爾所認定的，在生命終點所想抓住的——那些一度被自己所忽

略及摒棄的事物究竟是哪些？但是「後悔」，的確是人生最大的痛苦。「人生最大的懲罰就是後悔」，這是證嚴上人告誡弟子的一段話。我們是否能了無遺憾的面對生命的終點，我們是否能無懼的面對必然來臨的未知？這考驗著每一個人的修行。

台中的洪志成師兄在二〇〇五年夏天全身健康檢查之後，發覺自己的胃部有一塊黑黑的影子。原本醫院判定沒事，沒想到三個月後，再檢查一次，已經是胃癌末期。才剛六十歲的他，正要思考退休，將公司交給子女，然後全心投入志工行列。但突來的疾病讓家人和他都有些措手不及。病況惡化的很快，兩個月的時間已經臨到日子的盡頭。在彌留期間，他握著師兄們的手帶著微笑的說：「在慈濟六年，我心中的燈已經點亮了，但是有很多人心中的燈還沒有點亮，你們要去點亮他們心中的燈。」洪志成面對生命的那一頭，他了無遺憾。這是幸福覺悟的人生！

蔡寶珠師姊七十多歲之際，疾病造訪，她在心蓮病房等待生命的那一頭。有一次上人經過，她醒著。上人說：「我幾次來看妳，妳都在睡覺。」她笑著說：「是啊，上人沒時間睡，我幫你睡。」上人說，「好，妳現在沒時間做，我幫妳做。」師徒兩人談得很開心。上人離開前告訴她，「如果妳又睡了，醒來時有體力，就要和大家多分享慈濟，要傳承慈濟法脈。如果又睡了，醒來時，是另一個境界，妳要乖，要聽話，要快快長大。不要忘記慈濟。」寶珠師姊說好，她會努力

做。上人行腳出門了！在路途中，寶珠師姊走了。她走之前，揮揮手，跟每一個人告別，然後躺下來，就到生命的另一頭了！寶珠師姊面對生命的盡頭從容自在，這是修行的境界。

我們有很多事未完成，很多盼望未實現，很多苦難未拯救，我們還不想離開，不想離開我們親愛的人，所以我們懼怕死亡。想想這一切美好的存在，我們因此執著生。

覺有情，長情大愛，當把自我投向更大的群體，個人的死亡就不是一個終點。

人為何能無懼死亡？因為他心中有大愛。大愛，讓一個人無懼於死亡的造臨。知道我們的愛將繼續延續在世間，知道我們的生命將跨越生死的界限，貫穿時空的藩籬，繼續愛護著人間，我們就能超越未知及黑暗的巨大恐懼。

誠如王端正副總在明河簡單隆重的追思會上說，「明河，你的名字叫慈濟！」這句話讓眾人的神經突然間都豎了起來，鼻子也跟著酸了，眼眶不由泛著淚水。是啊！我們的名字叫慈濟。每一個慈濟人的名字都叫慈濟，我們的生命在慈濟，慈濟的生命維繫著我們的慧命。個人的生命從不曾邁向盡頭，它只是轉換形式，繼續在這苦樂交疊的人間為世人努力著。

當揮手不是告別，我們就預約了下次的相逢，正如我們上回的約定！